

# 泰卫的故事

肖洛姆·阿莱赫姆 著  
陈开明 等译 肖 宪 校



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以色列中欧犹太研究所

# 泰卫的故事

肖洛姆·阿莱赫姆 著  
陈开明 等译 肖宪 校

以色列米特欧罗巴犹太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 序 言

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om Aleichem)于1859年出生,他的原名是所罗门·J. 拉比诺维奇(Solomon J. Rabinovitz)。他在乌克兰的普尔塔瓦长大,后移居到沃伦科。“肖洛姆·阿莱赫姆”是他的笔名,来源于一句犹太人的问候语,意为“祝你平安”。在他的故事中,沃伦科常常被称为“卡斯里莱夫卡”。他十七岁时开始靠当家庭教师挣钱糊口,稍后便开始在意第绪语的刊物上发表小说。

后来,肖洛姆·阿莱赫姆创办了第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当他1887年发表了小说《刀的故事》后,便奠定了他作为伟大的意第绪语作家的地位。他最成功的作品是1894年出版的《牛奶场主泰卫》。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肖洛姆·阿莱赫姆一共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多部剧本和数百篇中、短篇小说。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牛奶场主泰卫这个人物。

这些作品中的幽默同赞格威尔(Zangwill, 英国犹太作家, 1864-1926年)的作品中的幽默是完全不同的。赞格威尔是通过描述同化来表现犹太人特征的;而肖洛姆·阿莱赫姆的作品所表现的则是在犹太人苦难生活中所发现的幽默,以及某种逃避的暗示。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表现了犹太人在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和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生存下去的能力。

当时,犹太人生活在一个与其他人隔绝开来的世界里,继续保持着他们古老的文化和语言。也正是这样,他们才得以保存了意第绪文化和意第绪语——这是一种波兰语、俄语、德语和希

伯来语混合而成的语言。

在肖洛姆·阿莱赫姆小说的幽默成份中,对意第绪语言文字的娴熟运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与此同时,他也在这些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那种生活和人们的经历情感。犹太人生活中的喜悦和悲伤,欢笑和泪水,失望和希望都在这里得到真实的、没有掩饰的展示。犹太人对救世主弥赛亚的期盼,他们有意义的宗教活动,他们对历史的珍视,这一切也都在他的故事中得到反映。犹太人是一个喜欢自嘲的民族。然而,这种含着泪水的笑声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苦涩,同时也反映了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即希望今后不再有过去的苦难。

夏加尔(Chagall, 著名犹太画家, 1887-1975年)是通过描绘波兰和乌克兰乡村和小镇生活来解释犹太人的“梦想”, 而肖洛姆·阿莱赫姆则是通过描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来描绘真实而独特的犹太世界。他用来描述这种独特的“小镇生活”的手段就是幽默;幽默是四海漂泊的犹太人的好伙伴,也是当他们遭受苦难时支持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

夏加尔的艺术创作既来源于他的幻想和梦境,同时也受到了肖洛姆·阿莱赫姆作品的启发。著名的歌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也是根据他们的艺术构思而创作出来的。约瑟夫·斯坦恩(Joseph Stein)创作这部歌剧时,几乎已经是在肖洛姆·阿莱赫姆发表这些小说之后的一个世纪了。本世纪六十年代,歌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先后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剧院上演,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伦敦,从纽约到赫尔辛基,它都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千千万万的人们从这个精彩的故事中看到了犹太文化和传统的巨大魅力。

这些故事所反映的那段历史和那样的生活,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它们已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永远消失了。但是,

我们丰富多彩和富有表现力的传统文化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我非常感谢肖宪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把肖洛姆·阿莱赫姆的小说集《泰卫的故事》译为中文,并介绍给中国人民。我相信,这些故事会有助于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的理解。

米特欧罗巴犹太研究所所长

帕萨赫·乌斯塔辛斯基 (Pesach Ostashinski)

1997年12月于耶路撒冷

(肖宪 译)

# 目 录

|                |             |       |
|----------------|-------------|-------|
| 序 言 .....      | 乌斯塔辛斯基 肖 宪译 | (1)   |
| 发财梦的破灭 .....   | 陈开明译        | (1)   |
| 现代的孩子們 .....   | 陈开明译        | (18)  |
| 《雅歌》的又一页 ..... | 李 琰译        | (38)  |
| 荷黛尔 .....      | 李丽辉译        | (45)  |
| 没有乐师的婚礼 .....  | 李丽辉译        | (62)  |
| 查 娃 .....      | 邵 菊译        | (67)  |
| 施普林泽 .....     | 杨中强译        | (82)  |
| 泰卫去巴勒斯坦 .....  | 张学琼译        | (99)  |
| 普珥节宴会 .....    | 邵 菊译        | (121) |
| 逾越节的征收 .....   | 张玉霞译        | (128) |
| 泰卫发财 .....     | 张玉霞译        | (136) |
| 着魔的裁缝 .....    | 王 玲译        | (154) |
| 赎罪日的丑闻 .....   | 张玉霞译        | (193) |
| 小提琴 .....      | 董建新译        | (199) |
| 彩 票 .....      | 董建新译        | (215) |
| 住棚节的奇迹 .....   | 张玉霞译        | (237) |
| 后记 .....       | 肖 宪         | (246) |

## 发财梦的破灭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许多想法。”我相信它被写在了神圣的《托拉》里。我不必将这段话翻译给你，肖洛姆·阿莱赫姆先生。但在意第绪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最驯服的马也需要一只皮鞭；再聪明的人也得要采纳别人的意见。”我是在对谁说这些呢？是在对我自己说这些，因为如果我曾经有过这种好感觉，去一个朋友那儿告诉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种愉快的感觉将不会再有了。但是，应该怎么说呢？“命运生死取决于你的嘴皮——当上帝觉得惩罚一个人的时候到了时，他首先会剥夺他的这种好感觉。”

多少次我暗自思量：瞧，泰卫，你这个傻瓜，你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笨蛋。你怎么会允许自己这样愚蠢地上当受骗呢？对你来说，如果你满足于从波伊伯利克到耶胡佩茨无处不知的牛奶场的小生意，难道不好吗？如果你的小钱袋依然安躺在盒子里，深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那该是多么美。泰卫有钱没钱，谁管得着？当泰卫躺倒后被埋在三尺黄泉之下，在他的寿衣里裹着贫困时，有人来关心他吗？当他和妻子一起一日三餐地挨饿时，这个世界有人管吗？

但你瞧！当上帝将脸转向泰卫并使他生意兴隆时，他终于有些钱了，开始能不时省下一个又一个卢布了，这个世界也突然意识到了他的存在。一夜之间，普普通通的泰卫就变成了“泰卫先生”。突然间不知从那儿冒出了众多朋友。正如书上所写：

“他受每一个人爱戴”。或者像我们说的：“上帝给你一小点，世界就会给你许多。”

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建议来到我这儿。这个人告诉我去开一个干货店，那个人建议我开一个杂货店。另外一个人说买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划算的投资，它会使你终身受益。有人告诉我去投资小麦，另又有人告诉我去投资木材。还有人建议我投资拍卖业。“朋友们！”我大声叫道，“兄弟们！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找错人了。你们肯定认为我是布洛德斯基，但我离布洛德斯基还差得远呢。对其他人的财富进行估价太容易了。你在远处看到一个东西，闪闪发光像金子，走近一看，不过是一个铜钮扣。”

到他们那儿会有什么好事——我说的是我的那些好朋友，那些好心人——他们没对我安好心。但上帝却不知从哪儿给我送来了一个亲戚，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什么远房亲戚。他名叫梅纳赫姆·门德尔，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饭桶，一个骗子，一个一文不值的流浪汉，可能他从来也没在什么地方安份过。他抓住了我，给我脑子里灌满了美梦和幻想，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东西。你会问我：“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我是怎样与梅纳赫姆搞到一起的？我要用《哈加达》中的话来回答你：“因为我们曾是奴隶。”这是命中注定的，就这些。听我讲我的故事。

一个早冬，我带着我最好的货来到了耶胡佩茨——来自奶场的二十多磅鲜奶油和几桶奶酪。你要知道，我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了，剩下的还装不满一药勺。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我所有的老主顾，那些来波伊伯利克消夏的人，他们就像一个好犹太人等待弥赛亚一样等着我的到来。告诉你们，在耶胡佩茨，没有谁能够弄出可与我相比的货。我不应讲这个，正如先知说的：“让别人去赞美你——好货自己就能证明自己好。”

好了，我卖完了所有的东西，一点也没剩；放了一捆草给我的马后，我便在小城周围散起了步。“人总是从土里来又要回到土里去”。毕竟，我也是一个人。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想看看耶胡佩茨展示在玻璃窗后的奇妙东西。常言道：“对你想要的一切，可以用眼，但不能动手。”

站在一个大玻璃窗前，里面是成堆的七块半的金卢布，还有大堆各种各样的纸币。我心想：天哪！如果我能拥有这全部价值的十分之一，我还能向上帝要求什么呢？谁又能和我相比呢？首先我会把我的大女儿嫁出去，给她一套合适的嫁妆，并且让她有足够的钱作婚礼花费，还有礼物和当新娘的衣服。然后，我要卖了我的马车和牛，搬到城里来住。我要在东城墙附近为自己买一个犹太会堂的位置，在我老婆的脖子上挂上一串串珍珠，还要像最富有的地主一样慷慨施舍。我还想给犹太会堂换一个新屋顶，以免让它像现在这样难看，实际上它现在根本就没有屋顶，就像随时都要陷下去一样。我要给孩子们办一所学校，还要像其城市那样修一个医院，这样城里的穷人和病人就可以不躺到犹太会堂下面去了。我要让人们以便宜的价格尽情享受白兰地和鸡肝。

“祝你平安，泰卫先生”，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在背后叫我。我转身看了一眼，我发誓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

“也祝你平安，”我回答道，并问：“你从哪儿来？”

“我从哪儿来？从卡斯里莱夫卡来。”他说，“我是你的亲戚。你妻子果尔达是我的远房表姐。”

“哎，等等，”我说，“难道你是巴鲁赫·利亚－德洛西的女婿？”

“你说得对，”他说，“我正是巴鲁赫·利亚－德洛西的女婿，我老婆是辛德尔·巴鲁赫·利亚－德洛西的女儿。现在你该知道

我是谁了吧？”

“等等，”我说，“你岳母的祖母撒拉—晏塔和我老婆的姨妈弗鲁玛—泽拉塔，我想，是第一代表姐妹。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该是巴鲁赫·利亚—德洛西家中间的那个女婿。但我忘了他们叫你什么，你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我的名字，”他说，“叫梅纳赫姆—门德尔·巴鲁赫·利亚—德洛西。在家里，在卡斯里莱夫卡，他们都这么叫我。”

“这样说来，”我说，“亲爱的梅纳赫姆—门德尔，你倒确实应该真心诚意地祝我平安了。告诉我，我的朋友，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岳母怎么样？岳父呢？你身体怎么样？做事顺利吗？”

“我的身体，”他说，“感谢上帝，我还活着。但事做得不太愉快。”

“情况会变好的，上帝保佑，”我对他说，同时偷偷瞟了一眼他身上的破衣服和破鞋子上的大洞。“别失望，上帝会帮助你的。事情会变得好起来，俗话说：‘一切东西都是空的——钱币是圆的，今天它到手，明天又会溜走。’重要的是活着，心里充满希望。一个犹太人必须保持希望，难道我们会被自己的影子吓倒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犹太人。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如果你是一个兵，你就得尝尝火药味。‘人就象是一个破罐子——而世界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一场梦’。告诉我，梅纳赫姆—门德尔，你怎么突然到耶胡佩茨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突然到耶胡佩茨来了？我来这已经一年半了。”

“哦，”我说，“那么你是这儿的人了。你现在住在耶胡佩茨？”

“嘘，”他轻声说，并朝四周看了看。“小声点，泰卫先生。我现在正住在耶胡佩茨，但这只能你我知道。”

我盯着他，就好象他在说胡话似的。“你是一个逃犯？”我问道，“那你怎么躲到广场中央来了？”

“不要问这个，泰卫先生。你好象对耶胡佩茨的法律和规定不太熟悉。听我给你讲为什么一个人能住在这儿和不能住在这儿。”于是他开始给我讲一个悲伤的故事，讲他在耶胡佩茨的所有遭遇和苦难经历。

等他说完后，我对他说：“听我的，梅纳赫姆—门德尔，跟我一起去乡下呆一天，休息一下你疲劳的筋骨。你是我家的客人，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我老婆见了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就这样，我说服了他。他和我一起到了我家。来客人了，多么让人高兴！虽然是一个远房亲戚，毕竟血浓于水。我老婆立刻同他拉开了家常，“卡斯里莱夫卡有什么新鲜事？巴鲁赫—海斯叔叔怎么样了？利亚—德洛西姨妈呢？还有约塞尔—门纳西舅舅和多布里阿姨，他们的孩子好吗？最近又有谁去世了？有人结婚吗？谁又离婚了？有谁生了孩子？还有谁快要生了？”

“你是不是还要关心一下那些奇怪的婚礼和割礼？”我对我老婆说，“最好还是关心一下我们的肚子吧。书上说：‘饿汉进了门，先让他吃饱——没有人愿意饿着肚子跳舞’。如果能给我们做个甜菜汤就好了，要不然就吃土豆馅饼或者饺子吧，蒸的炸的都行。当然，做奶酪卷也可以。做你想做的吧，越多越好，最好快点。”

然后，我们洗了手，互致问候之后便开始吃饭。“吃吧，梅纳赫姆—门德尔，快吃吧，”我劝道。“就像大卫王说的那样‘忘了这个世界’，这是个愚蠢的世界，骗人的世界，而健康和幸福，就像我那个有着天生的好记性的祖母纳哈姆——她可是个聪明的老太太——过去常说的那样，健康和幸福只有在餐桌上才能找到。”

我们的客人取菜的时候双手都在颤抖，这个可怜的家伙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赞美我老婆的手艺。他以万物圣灵的名义发誓，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今天吃的这顿奶制品晚餐，永远忘不了那精制的馅饼和美味的奶酪卷。

“别废话了，”我对他说，“你应该尝一下她做的面条。那你将会知道天堂究竟是什么样。”

我们吃完饭，相互道了祝福，便开始聊起了天。自然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谈着与自己最相关的事儿。我谈起了我的生意，他也在谈他的。我唠叨着这个，又唠叨着那个，还有别的什么，也不管它重要还是不重要。他则告诉我一些耶胡佩茨和敖德萨发生的事，告诉我他不下十次起落沉浮，今天是个富翁，明天成了乞丐，然后又变成了富翁，最后又变成了穷鬼。他做的那些事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那些听起来很疯狂的事——股票、债券、息票、合股等等。只有魔鬼才晓得那是些什么东西。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出的数目大得出奇，一万、两万、三万——他玩钱就像玩弄火柴棒一样。

“梅纳赫姆-门德尔，我给你说，”我对他说，“你的生意看起来挺复杂的，你要用脑子去考虑那些东西。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老婆会让你在世界上到处游荡而一点也不管你，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

“别提这个了，”他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受够她了，冷热都有。如果你听到她骂我的那些话，而我还能忍受得了，你真会觉得我是个圣人。但这算不了什么。老婆的作用就是这么回事——活埋自己的丈夫。还有比这更糟的事，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岳母。我用不着多讲了，你是见过她的。”

“对你来说，真像书上写的那样：‘雪上加霜——在你烫伤的地方又挨了烫，而且还化了脓’。”

“对，”他说，“你说得太对了，泰卫先生。烫伤本身已够糟得了，而那脓包——唉，再加上那脓包就更糟了。”

就这样我们一直闲扯到深夜。我的脑袋晕乎乎的，装满了他说的那种神奇交易。几千块钱升升跌跌，神话般的好运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一会儿梦见耶胡佩茨和布洛德斯基，一会儿梦见数百万的卢布，还梦见梅纳赫姆-门德尔和他的岳母。

第二天一早，他开始时吞吞吐吐，最后终于道出了真意。他说：“股票市场已经长时间保持这样一种状态，投钱进去会大赚，做生意没有多搞头。所以你泰卫面临一个发财的大好时机。只要你发了财也就救了我，你肯定能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

“你说话怎么像个孩子，”我对他说，“你肯定认为我有一大笔钱投资。傻瓜，但愿我们俩到下一个逾越节前就能挣到变成布洛德斯基的那么多钱。”

“我知道该怎么做，”他说，“用不着你告诉我。但你怎么会认为我们需要一大笔钱？如果你现在给我一百卢布，我可以让它在三四天里变成二百、三百、六百卢布，甚至一千卢布。”

“这可能象书上写的：‘利润虽大，但它却不在我的口袋里。’谁说我有钱要去投资？如果没有一百卢布，那就象拉什说的：‘你进来时是一个人，出去时还是你自己一个人’。或者象我说的，‘如果你种下一块石头，你得到的还是一块石头。’”

“你听我说，”他对我说，“你很清楚你能够挖出一百卢布。用你挣到的所有钱，用你的名声……。”

“好名声可是一件好事”，我告诉他，“但它又能带来什么呢？我有我的好名声，而布洛德斯基有他的钱。你如果想知道真实情况，那我告诉你，我的积蓄加起来将近一百卢布，可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花钱。首先，我要嫁女儿……”

“这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他打断我说。“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能有机会投入一百卢布，在上帝的帮助下你将会获得足够的收益去嫁女儿，还可以做其它所有的事情？”

他就这样讲了三个小时，解释他怎样用一个卢布赚到三个卢布，又从三个卢布赚到十个卢布。首先，要投入一百个卢布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告诉他们买下十张我忘了你们叫它什么的那种东西。这样，你等几天，直到它们涨起来，你再向其它一个什么地方发一份电报，卖掉那十张，再用这些钱买两倍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你再等着它们涨，你再发另一份电报。你不停地这样做，直到这一百卢布变成二百卢布，再变成四百卢布、八百卢布和一千六百卢布。这简直与上帝创造的奇迹差不多。他告诉我，耶胡佩茨有些人不久前还打着赤脚——他们没有一双自己的鞋子，他们象当差的小孩和信使一样工作。但现在他们却有了自己的宫殿一样的家，他们的妻子得了富贵的胃病后就出国去治疗。他们自己则乘坐着橡皮轮子在耶胡佩茨到处转悠，他们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算了，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故事拖得这么长呢？我受他的感染，脑子开始发热了。我心里想，也许他是天使派来的吧？他告诉我，耶胡佩茨的人交了好运，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每只手上也只有五个手指头。难道我比他们差吗？我不相信他在说谎，他不可能自己编造出这一切来。有谁知道，也许泰卫时来运转，在老年时还会发迹吧？从早到晚日夜操劳，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难道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样的马和车，同样的黄油奶酪吗？是时候了，泰卫，你该休息一下了，该活得像个人样了；隔几天进一下犹太会堂，翻上几页圣书，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假如我受了损失，假如到头来一场空怎么办？但最好不要去想那个。

“你说呢？”我问我老婆。“你认为他的计划怎么样？”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她说。“我知道梅纳赫姆-门德尔不是那种想要骗你的人。他不是来自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他有一个受人尊敬的父亲，至于他的祖父，那更是深受人们尊敬的一个老人。在他的一生中，甚至两眼瞎了后，他都在不停地研读《托拉》。他的祖母佐提勒，哦，愿上帝保佑她，也不是一般的人。”

“联系得真不错，”我说。“就象把哈努卡节的蜡烛带到了普珥节的宴会上。我们在谈投资，她却扯到了过去烤蜜蛋糕的佐提勒祖母和喝酒醉死的祖父。你就只配做个女人。难怪所罗门王走遍整个世界也没有找到一个头里有半斤脑子的女人。”

长话短说，我们决定合伙，我出钱，梅纳赫姆-门德尔出智慧。不管上帝赐予什么，我们都将平分。“相信我，泰卫先生，”他说。“你和我做事是不会后悔的。有上帝的保佑，钱会象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

“阿门，你也一样，”我说。“你说的上帝都听见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大山怎么会自己来到先知面前？你在那边，在耶胡佩茨，我在这里的乡下；钱这东西，你知道可是一种精巧的东西。不是我不相信你，但先人亚伯拉罕说过，‘如果你含着眼泪播种，你将怀着喜悦收获——平安无事总比后悔要好。’”

“哦，”他说，“你是想说我们应该立一个字据？我完全同意。”

“听着，”我对他说，“如果你想让我破产，一张字据对我又有什么用？‘老鼠不是贼。——字据是不会付钱的，只有人才行’。如果我的一只脚被吊了起来，那可能我的两只脚都会被吊起来的。”

“相信我，泰卫先生。”他对我说，“我以我的人格向你发誓，

苍天在上，我没有搞什么把戏。我决不会骗你，我一定和你以诚相待。我将和你平分所得——你分一百卢布，我分一百卢布，你分二百卢布，我分二百卢布，你分四百卢布，我分四百卢布，你分一千卢布，我也分一千卢布。”

这样，我便挖出了我的那个小盒子，将钱点了三遍，点钱时我的双手一直在发抖；还叫我的妻子出来作证人，并且又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交给他的钱是我的血汗钱，然后将钱小心翼翼地缝在他的衬衣里以防路上遭抢。他答应我们从星期六起不超过一个星期就会写信给我，告诉我具详细情况。然后我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再见，象亲密的朋友一样拥抱，最后他上了路。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眼前便开始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幻景——好甜蜜的幻景，真希望它们永不会结束。我看到了一座锡包屋檐的大房子恰好位于城中央，房子里面有大小房间和装满各种好东西的配餐室，房子周围有一个满是鸡、鸭的院子。我看到房子的女主人摇着哗啦响的钥匙在房子里外走动。她就是我老婆果尔达，但这个果尔达和我以前看到的已不大一样。她有着富人家妻女的面容和仪态，双下巴，脖子上挂着珍珠。她走起路来神采飞扬，象孔雀一样姿式优美，而且还在不停地召唤着女仆。还有我的女儿们，穿着她们最好的安息日礼服，悠闲地坐在周围，一点忙也不用帮。房子里充满了光明和快乐。炉子上正做着晚饭。餐桌上放着噗噗冒气的茶炊。桌子的上座坐着这家的主人，也就是泰卫本人；他穿着长袍，戴着礼帽，他周围围坐着的城里最主要的房产主们向他献媚：“如果你高兴的话，泰卫先生。请原谅我，泰卫先生。”等等，等等。

“钱的力量真它妈的大啊！”我惊叫了起来。

“你在骂谁啊？”果尔达问道。

“没骂谁。我正想心事呢”，我告诉她。“白日梦，空想……

告诉我，果尔达，你知道真的他在做生意吗，你那表弟，梅纳赫姆——门德尔？”

“做什么？”她说。“真见鬼！你自己和那人谈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来问我，‘他做什么？’真是天知道，你不是已和他达成了协议吗。你们已是合伙人了。”

“是的，”我说。“我们是做了一些事，可我不知道到底是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否我这一生就靠这个了。你看，我手中什么东西也没有。但一件事情和其它事情是毫不相关的。别担心，我亲爱的老伴。我的心告诉我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会有很多钱的。为它祝福吧，然后去烧晚饭。”

但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都过去了，我的合伙人没有任何消息。我急得六神无主。他不可能忘了给我们写信，他非常清楚我们是多么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他自己揩了油并告诉我没赚到钱，我该怎么办？但那是，我告诉我自己，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绝对不可能。我象对待自己朋友一样待他，他怎么能背叛我，跟我开那样的玩笑呢？那么，是更糟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了。那该死的利润。还有谁会去关心那利润？“万能的主会来拯救和保护你的。”但愿上帝能保护我的资金不受损失。我感觉有一股寒气从背上流过。“你这个老糊涂，”我对自己说，“你这个白痴。你自作自受。这一百卢布你完全能给自己买两匹你先人连见都没见过的好马，或者将那辆破马车换成有板簧的新马车。”

“泰卫，为什么你不想个办法呢？”我老伴恳求我说。

“为什么我不想个办法，什么意思？我的脑袋已被这件事撕成碎片了，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想个办法。”

“他路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老婆说。“他被歹徒袭击了或在路上病倒了。要不就是他已经死了。”